

《九龙杯》【三本】（一名：《杀庙》）

主要角色

杨香武：武丑

情节

清廷护国勇力王，奉旨洪海擒虎，猛虎突围，被黄三泰打死，勇力王嘉其勇猛，将御赐黄马褂赐与黄三泰。又五月八日为勇力王生辰，皇帝特将交趾王所献九龙杯赐与勇力王，以资庆贺。杨香武自与黄三泰分手后，即来京师，访飞天豹武成，因武成系勇力王府供职，谈及勇力王给黄三泰黄马褂事，极赞黄三泰之才能及光荣，杨香武颇不服气。及闻勇力王情兽，武成须往应差，遂决心往盗九龙杯，一现身手。届时在众宾朋庆贺九龙杯之际，杨香武遂乘机盗去。勇力王不见玉杯，大为惊讶，将来无法回禀皇上。一太监建议，硬向黄三泰索要，因黄三泰曾夸口，皇家一草一木，渠全负责也。杨香武盗杯后，令武成观看，武成欲留下送还王府，杨香武谓须令黄三泰看后，始能送来交渠送还王府。杨香武与武成分手后，夜宿寺庙中，寺僧原系恶霸，欲杀杨香武等。杨香武与寺僧交手时，又被绿林中王伯燕将九龙杯偷走。最后杨香武不得已，只好空手回乐亭。勇力王听太监建议，向黄三泰索要九龙杯。随即令绍兴府，捉拿黄三泰进京。计全闻知后，劝黄三泰径投通州彭朋处。因当年彭朋在三河县卸任，黄三泰曾用金镖到处借银，彭朋始得复任。今日投他，即可知京中消息。于是二人直奔通州。到通州后，由计全找李七侯，黄三泰则径投衙内。彭朋见黄三泰闯衙，当即与李七侯商议办法，决定将黄三泰交李七侯看管，一面呈报京师，并托人转求庆花王，恳请皇帝，派人来通州审问，免途中被人劫去。皇帝乃派大理寺张朋阁、都察院赵兴本、刑部正堂黄国瑞，同太监梁九公前往通州，严加审问云。

注释

按此剧前六本与第七本来源不同，故内容亦多矛盾。惟剧中事实，却前后衔接。为存本来面目，未便多改。故依次排列付印，以资参考。近来只演第七本者为多，即知有前六本者，亦不多睹云。

根据《国剧大成》第十二集整理

【第一场】

（法星、法徒引元通同上。）

元通（念） 身在空门心在尘，自幼习学在绿林。杀人放火寻常事，不把神佛挂在心。
（白） 俺，俗家姓曹，名威。自幼在江湖为盗，做些杀人放火的勾当。只因前三年，在湖广永安县，打劫了一家，伤了几条性命，官府催逼甚紧。是俺逃至东平州地面，离城二十多里，就在此寺院带发修行，改名元通，收两个徒弟，一个叫法星，一个叫法徒。他二人也有些勇力，时常招聚绿林好汉，在此坐落。这也不在话下。
徒弟，连日不见有一宗上门买卖前来，你看外面阴云密布，日色垂西，你我大家出庙看看。若有经商孤客，招呼进庙，岂不是好？

法星、
法徒（同白） 有理。
元通（念） 牢笼巧安排，
法星、
法徒（同念） 单等孤客来。
（法星、法徒、元通同下。）

【第二场】

（薛应宗上。）

薛应宗（步步娇） 辞乡背井途路上，
云迷日光亮。
荒山百草香，

细雨风吹透解凉。

(白) 自家，薛应宗，乃山西人也。上京十数馀载，买卖茂盛，赚得五七百两银子回来，意欲回家，来此已是。谁想遇见大雨，又无村庄，缺少避雨之处，这便怎么办好？

(步步娇) 旷野地又广，
只得加鞭催马寻村庄。

(薛应宗下。)

【第三场】

(王伯燕上。)

王伯燕 (白) 哎呀，你看那单行客人，行囊沉重，就从沙河站一连跟他两天，并不得手，你看阴云四起，料他必要寻找安身之地。今晚必要随机应变，下手便了。

(念) 神偷无对手，哪怕有能人。

(王伯燕下。)

【第四场】

(杨香武上。)

杨香武 (江儿水) 得杯喜扬扬，俺的手段强，
辞别武成把南京上。

(白) 俺，杨香武。只因飞天豹说俺英名，不如黄三泰。是俺心中一怒，施展本领在王府之中，盗取九龙杯一盏，回去见他，细说详细。是他苦苦要将杯留下，他好前去呈献一功。是我对他言讲，盗此杯原为要对黄三哥，等我亲到绍兴，见过黄三哥回来，将杯送你，再去呈献，也还未迟。因此拜别武成离京，路上行了几日，来此已是东平州的地面。你看阴云四起，细雨纷纷，前面又无村庄旅店。眼看天晚，不免趲往前去。

(江儿水) 细雨纷纷从空降，
投奔前途脚步忙。

(薛应宗上。)

薛应宗 (江儿水) 举目遥观树成行，
衣衫湿并无存身店房。

(白) 借问一声，这里哪有店房？

杨香武 (白) 哎呀，我也是行路的，哪里知晓招商旅店？

薛应宗 (白) 怎么，你也是行路的么？逢大雨，总要寻个去处安身才好。

杨香武 (白) 你也是行路的，我也是行路的，此乃三生有幸。客官，你看那树林之内，隐隐是座庙宇，你我何不前去借宿一宵，明日再行。

薛应宗 (白) 哎呀！老兄，岂不闻孤庙荒庄，有些不静，去者只怕有险。

杨香武 (白) 老兄只管放心，有我一人，料也无妨。

薛应宗 (白) 怎么，老兄，你敢保无事么？只是一件。

杨香武 (白) 哪一件？

薛应宗 (白) 我身边有银子。

(王伯燕上。)

杨香武 (白) 老兄只管放心，诸事有我，料也无妨。

薛应宗 (白) 哎呀。老兄，小弟在京有五六年才赚得这六七百银子，别叫我抱了空窝才好。

杨香武 (白) 取笑了，走。

(江儿水) 急急忙忙向前往，
且去安身寻庙堂。

(白) 待我扣门。
里面有人么？

(法星、法徒、元通同上。)

元通 (白) 外面有人叫门，想是上门的买卖到了。待我看来。
是哪个？

(元通开门。)

元通 (白) 原来是二位施主，是哪边来的？

杨香武 (白) 师傅容禀。

(玉包肚)

天黑地暗，特来求宿，便可安然。

明朝起程路途远，

望慈悲佛家，方便方便。

元通 (白) 出家人方便为门，焉有不留之理。施主请进，参拜了佛像。

(杨香武、薛应宗同拜，同坐。)

元通 (白) 请问施主，可曾用过斋？

杨香武 (白) 前途用过了。

元通 (白) 徒弟，将二位施主的坐骑送至后面喂上，请二位施主禅堂吃茶。

杨香武 (白) 请。

法星、

法徒 (同白) 二位施主随我来。

(法星、法徒、杨香武、薛应宗同下。元通笑。)

元通 (白) 你看这两个汉子，行囊沉重，又有坐骑。不免与徒弟商议，今晚结果他二人性命便了。

(念)

阎王造定三更死，谁敢留他到五更！

(元通下。)

【第五场】

(王燕伯上。)

王伯燕 (白) 哎呀！你看行路客人，又同一人住在这庙内了。俺跟随他两日，不曾下手。不免施展飞檐走壁，盗取他的银两便了。

(念)

今晚全凭胸中艺，管取他银到手中。

(王伯燕下。)

【第六场】

(法星、法徒引杨香武、薛应宗同上。)

法星、

法徒 (同念) 转过佛堂殿，又到禅厅中。

(法星、法徒、杨香武、薛应宗同进，杨香武、薛应宗同坐。)

法星、

法徒 (同白) 二位施主，还用什么东西不用？

杨香武 (白) 不用了。

法星、

法徒 (同白) 这就失陪了。

(法星、法徒同下。)

薛应宗 (白) 老兄多亏与你，如若不然，咱们还在雨地里淋著呢。

杨香武 (白) 你且慢宽心，方才你我进庙，那一和尚，形容古怪，料他不系好人。

薛应宗 (白) 怎见得？

杨香武 (白) 你看这座庙宇墙垣甚高，又在旷野，料想你我今夜住在贼庙了。

薛应宗 (白) 哎呀。我的老子，这可怎么好？你我快走罢，往别处去罢。

杨香武 (白) 无妨，有我呢。

薛应宗 (白) 怎的，又有你老兄？我有银子，好歹别要叫我抱了空窝才好。

(【内起初更鼓】。杨香武看穴道。)

杨香武 (玉皎枝)

荒郊古庙，

看此凶僧，恶暴相貌。

墙垣高大，奇巧暗道，

想此间定是贼庙。

(【内起二更鼓】。王伯燕暗上，越墙，下。法星上。【内起三更鼓】。)

法星 (白) 老和尚叫我瞧瞧，他二人睡下，好来杀他。
 (〔内起四更鼓。杨香武打法星。〕)

元通 (内白) 二徒弟，你师兄前去瞧瞧动静，怎的不见回来？
 法徒 (内白) 想他必是又往哪里睡去了。师傅，待我从地荫子内前去看看。
 (杨香武回房。法徒从地荫子内出。杨香武杀法徒。)

杨香武 (白) 吓老兄，此间果是贼庙。两个秃厮，被我打死一个，杀死一个。你的银两，我的包里，千万要你好好看守，那里面有要紧的东西。待我前去寻找那老和尚，结果他的性命。

(杨香武下。)

薛应宗 (白) 哎吓，吓死老子了。
 (〔内起五更鼓〕。王伯燕上，偷包银，下。元通上。)

元通 (白) 两个徒弟前去，如何不见回来？待我亲身前去，杀了两个客人。
 (杨香武上，遇。)

杨香武 (白) 什么人？
 元通 (白) 我来寻找两个徒弟。
 杨香武 (白) 你那两个贼囚被我杀了。
 元通 (白) 你是什么人，竟敢杀死我两个徒弟？
 杨香武 (白) 你且听了！
 (玉姣枝) 俺在绿林为大盗，
 亚赛毛遂名头高。

元通 (玉姣枝) 这贼徒敢来撞着，
 撞着俺，怎肯与你开交！
 (元通杀，元通死。〔内打钟〕。天明。)

杨香武 (白) 你看三个凶僧，尽被吾杀死。不免进房唤那客人，早早登程便了。
 怎么样了？客人醒来，客人醒人！

薛应宗 (白) 哎呀老兄，方才有一个披头撇发的恶鬼，前来将我唬倒在此。
 杨香武 (白) 银两包裹呢？
 薛应宗 (白) 不好了，可坑死老子了！
 (扑灯蛾) 银子不见了，银子不见了。
 这事怎么好？
 都是你成搅，要到庙内投宿，
 也同我到官，便见分晓。
 如今将你告，
 我只说，会同一气将银盗。

杨香武 (白) 怎么讲，救了你的性命，你倒来告我？
 薛应宗 (白) 我怎么不告你。先前老子也曾对你说过，别叫我抱空窝。不听老子话，到底儿叫我抱了空窝了，怎么不告你？

杨香武 (白) 告我？我还要告你。吓，你当我是个什么人？
 薛应宗 (白) 你是什么人？
 杨香武 (白) 我也是个强盗，那包裹内，是我偷来的一宗东西，价值万两。叫你看着，被人偷去，我还不依你呢。

薛应宗 (白) 老兄不要动气，这如今怎么处？
 杨香武 (白) 无妨，作贼的巢穴，我是晓得的。待我前去，将东西找回，将银子交还与你，你道好不好？

薛应宗 (白) 老兄既有这样好本领，你就快去才好。
 杨香武 (白) 可有一件，怎么去得？
 薛应宗 (白) 是哪一件，去不得？
 杨香武 (白) 打头我身上衣服，被雨淋湿，又有些血点，如何去得？
 薛应宗 (白) 你穿了老子这一件去。
 杨香武 (白) 我步行前去，如何回来呢？
 薛应宗 (白) 你就把老子的那匹马，你骑了就是了。待我将你备好牵出来。
 杨香武 (白) 且住，玉杯失落，难对黄三哥，趁着有匹大马，早早回转乐亭县去便了。
 老兄，你可在此等，我与你寻找银两去了。

(念) 燥性归旧路，无脸回京城。
(杨香武下。)

薛应宗 (白) 站着这庙内，现有三个死和尚，天是大亮了，万一有官人前来，遇见这个，乱儿就不小呢。他又这咱晚还不回来，我也走了罢。衣衫也没咧，马也丢了，银子也不见了，我也光脊梁咧。

(薛应宗虚下。)

薛应宗 (白) 抛家上京十数载，刻薄集财存银子，不管生死利息重。今日失去算空拳，这可他娘的抱了空窝了。

(薛应宗下。)

(完)